

春来有迹（非虚构）

——我家的精准扶贫

作者：晓角

如果没有他们，我的生活将还是危房那样无望。

我永远感谢他们，是他们让十六岁的我知道，没上过学，并不等于被国家遗忘。

故事从我小时候说起吧，我的村子很小，没有草原，没有骏马，只有几户人家，和几块农地，包在大山中。它之中大部分是危房，而我们家，是“最危的”之一。三间黄土房，一个小院子，为数不多的一点砖用来垒了个门亭，房间黑洞洞，小块的玻璃碎了好几块，都是父亲和母亲打架时砸碎的。

父亲比我大四十九岁，精神病多年的母亲比我大三十六岁，他们都是农民。家里很穷，只有一头驴和十几只羊，几亩地种着点玉米土豆，几乎整年都吃素，土豆在春天长芽，甚至结出雪白的“小土豆来”，也只能吃下去。我一年几乎不买衣服，父母永远灰头土脸，就是这样过，借钱还是常事。小时候，父母为了还亲戚们钱而大打出手是常有的，父亲脾气不好，那时父亲和母亲吵架后总是赌气睡在地上，他是个穷农民，却火气大，屋里连地上都只铺有碎砖，我吓的跪在炕上大哭，房顶是那么低，外公当年来吊的那张塑料布早已农村孩子肚皮样的脏，

尘土虫子般拖下来，天罗地网，扑向我。我所有的叛逆都催生在这间危房里，我荒凉的，畸形的家庭里。

母亲有多年的精神病，虽然有了我这个女儿后还算正常了些，但还是会时不时复发。她的心情不稳定，经常莫名狂笑，再平常不过的小事都能让她受刺激，她极少洗衣服打扫卫生，所以我那时小乞丐一样脏兮兮，内心也仿佛长满一片片荒草。七岁那年，外公想要送我去上学，我真的极其想要离开这个混沌的家，可是这事一跟母亲说，她就发病了，“哦，你是要去送死呀，人家学校不给你饭吃，你去了就会死，再也没人管你啦！你去吧”。她语无伦次地叫骂。外公想把我带到他家里去住几天，先让母亲适应适应，可我才在十里外的外公家住到第三天，父亲就赶来要把我带回去，他说，母亲已经三天不吃饭不睡觉了！

除了家贫，母亲是我没能去上学的主要原因，后来来劝说她的村长都被她赶跑。

一座房子该是怎么样呢？一个家庭又该是怎么样呢？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？孩子有上学的权利？有走出山村的机会？我整个童年都在想，也许现在还在想，说不上好也不至于没法活的我到底该属于哪一类人？学生？孤儿？都不是。不上不下，空空洞洞。

我的童年像危房一样破旧。

那时起，我开始渴望一间崭新的房子。夏天雨水不会攥着电线跑，冬天墙缝儿里不会再有船头大的风，我刷锅时土坷垃不会突然从房顶掉下来，太阳痛快照耀，吓走最后一点霉味。我的痛苦，无奈则将永远留在危房里，我将有新的生活，可是这所“梦之屋”在哪里？

我开始失眠，焦虑，经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来回狂奔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出口。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，院儿里还只是一头瘦驴和几只羊，父母争吵不断，贫穷的生活让他们性格越来越恶劣。“这日子不过了，死呀都！”摔盆扬碗，父亲经常说不要我和母亲了，“滚，跟着你那个疯妈，凑合人家过什么过，不过了。”我忘不了十岁那年冬天，父亲用铁锹把我和母亲赶出了家门，内蒙古零下二十度的冬天，寒风把泪水冻住，眼睛睁不开。

那年的早春，当我家要绝望了的时候，村长小跑着，踏进了我们家门。他带来的是一项新的政策。

“国家要扶贫你们牛了，两头，快点儿准备准备吧！贫困户都有。”村长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他身体并不好，却管着两个村。那段时间他忙于传递消息和记录我们这些贫困户的资料，经常奔走到深夜。

可是，就算是这两头牛只需我们出一少部分钱也要五千元。父亲犯了难，只好找外公和表哥借，外公很高兴，拿出了他攒的社保，幸好表哥也很痛快。就这样，我们家继母亲来之后第一次有了牛，牛就是希望，我傻傻地认为这是牛希望。

这实在是重要的改变。两头小黄牛，虽然不是很大很健壮，但却是我们家全新全部的希望。父亲非常开心，不说，只是憨憨地笑。他已经快六十岁了，每天早上七点起来给牛搬草，小牛是新来的还不能出群，只能家里喂着。父亲每天为它们清理完牛圈还要下地劳动，经常饭都顾不上吃，他真的是非常辛苦。

终于到秋天的时候，小黄牛长开了腰身，它们毛皮光滑，眼神黑亮，跑着跑着就会蹦起来，是那么矫健可喜。村里人都说，政府给那么多户扶贫了牛，却只数我们家养的欠活（喂的好）。

第二年的时候，一头牛怀孕了，我们全家非常开心，干起活来手脚都舒展展的，眼神里少了以往的怨气。虽然饥荒还没有还上，但希望是随着太阳一天天照耀着我们家，照耀着我们的村子。

有一天，来了几个乡干部，他们带了很多彩印的小本子，在村长家挨个给村民们发，我翻开一个，原来是《精准扶贫》计划普及手册，一本小书几乎全是彩页，条款写的很详细，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，但当时我站在村长门口，抬起头看向远方的山，山是暖暖的，人也是。

日子真的越来越好了，我们家渐渐吃上了肉，吃上了蔬菜。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。我虽然没有上过学，似乎是在体制之外。但我并不是在祖国之外，这是祖国告诉我的。

而真正的感动，是在那年那个适合动土的暖冬。那天早上，村长忽然踏进了我们家门，他带来了一张合同。那是要给我家盖房子的合同。

春天，冻土消融松软，工程真的开始了。村民们把自家门口木栏杆围的菜园子率先拆掉让出了大片空地，挖掘机挖开大坑，速度飞快，泥土中出现几十年前的屋瓦。没两天墙就砌了起来。工人全是外省的，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。可活干的非常急流（利落）村民们喜欢去看他们，他们也很乐于搭话，前所未有的纯砖房子很新鲜，迎春花一样新鲜。我每天跟着母亲也去看，成排的扶贫房有生命般一块砖一块瓦地成长起来，健壮起来。

那段时间母亲异常开心，没有了往常的狂笑，时不时捂嘴一笑。病了多年的她居然戴起了红头巾，少女一样快活。

到了夏天，四排扶贫房就已经要上瓦了。它们整整齐齐，像桃花源中写的那样“屋舍俨然”。村长说我们的家在前排第一间，我趴在敞亮亮的砖窗台往里望，里面很宽敞，大梁刮的发黑，墙壁坚实。父亲说这是我的新家，我有点不敢相信，这时我忽然发现，以前那种巨大的痛苦感已经随着“精准扶贫”远去多时了。

危房改造，改造出来的是一个新的村子。是一个个新的开始，更是对我家庭的拯救。

新年后的腊月，天气很冷。父亲租了一辆铁皮车，开始搬家，整车的旧柜、旧桌，老房逐渐搬空，很多年久的东西却暴露出来，二十年前的旧镜子依然完整，母亲刚嫁来时弄丢的梳子覆满尘埃，我小时候第一个玩具娃娃只剩一个头，大伯生前用的羊毛剪还在，静静包在黑布里，太阳照进来，羊毛剪闪闪有了光泽，微尘慢荡，回忆纷飞。

新的生活开始了，现在，两头大牛已经生下了两头小牛。我们家买了冰箱，经常可以吃上肉，父母不再天天吵架，眉目中都有了喜色，我也不再动不动就哭泣。我今年十七岁了，我也许并能知道未来是怎么样，但我有勇气去面对，这个勇气是国家给的。

原载于《草原》 2020 年增刊

作者简介：

晓角，本名李华，女。2003 年 8 月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农村，因家庭缘故（贫困，母患病）未能上学，受外公等人帮助自学识字。长期居土墙屋，刚搬入政府定点扶贫的砖瓦房，以放牛、种地为生。曾发表诗歌，散文若干。热爱文学，喜欢鲁迅、萧红、海子等。